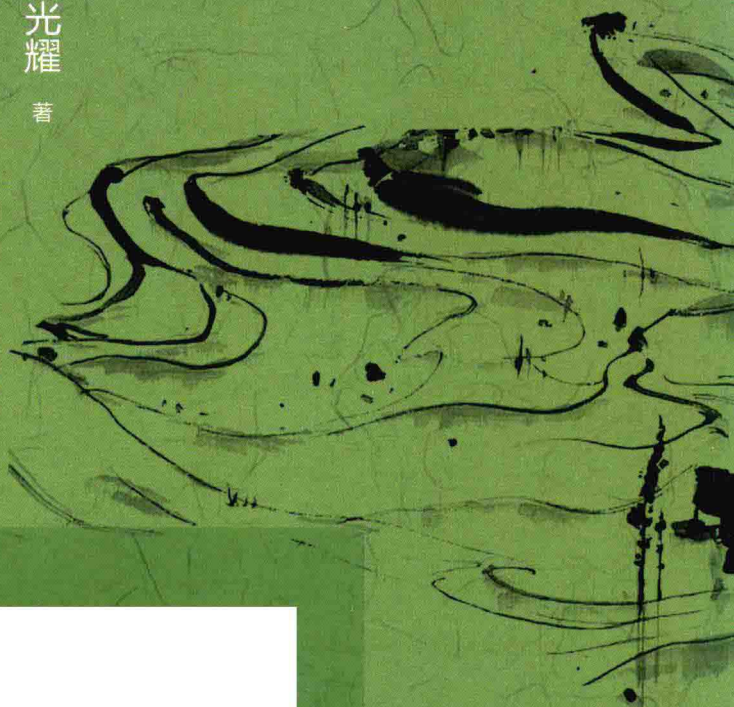


全国
少数民族
重点扶持
作品

黄光耀
著

白河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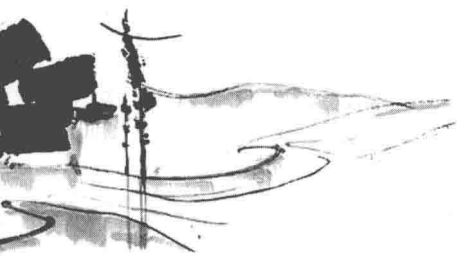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

白河

北京柳国庆



黄光耀
著



柳国庆，字旭鹏，
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后裔，
著名书画家、诗人高冠华弟子。

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

北京柳公权书画院院长

中华海峡两岸书画艺术家协会副主席

北京中联国兴书画院副院长

中国现代名家书画研究院业务院长

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河 / 黄光耀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7

ISBN 978-7-5502-8130-1

I. ①白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6513 号

白河

作 者: 黄光耀 出 品 人: 董向文

策 划: 北京金色昀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特约编辑: 李 霞 责任编辑: 崔宝华

封面设计: 三形三色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70 千字 710mm × 1000mm 1/16 19 印张

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130-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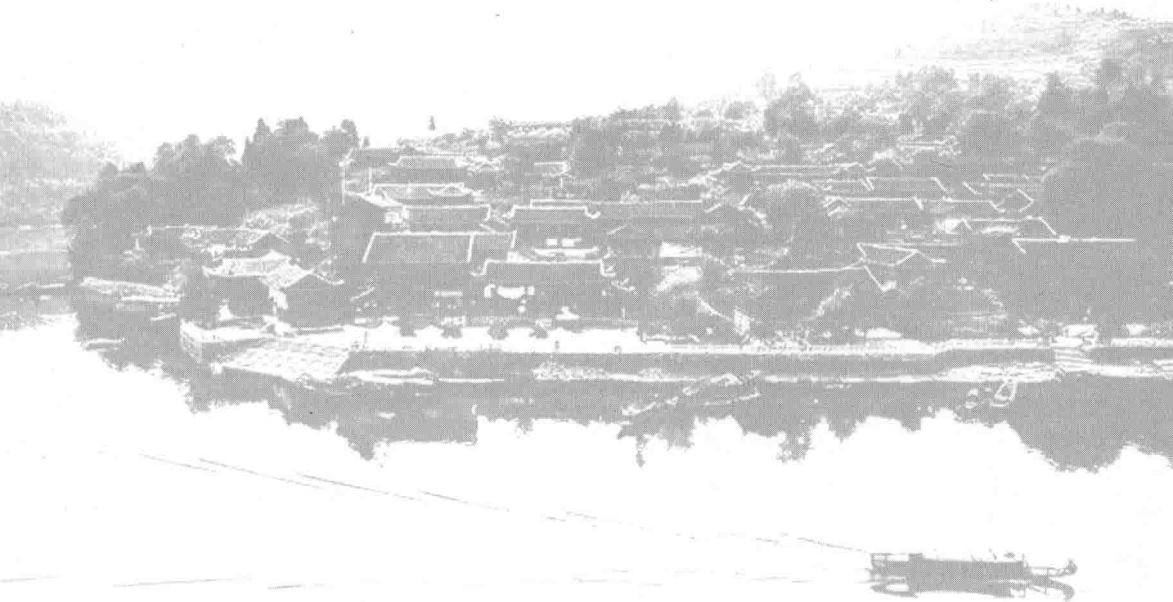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3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243832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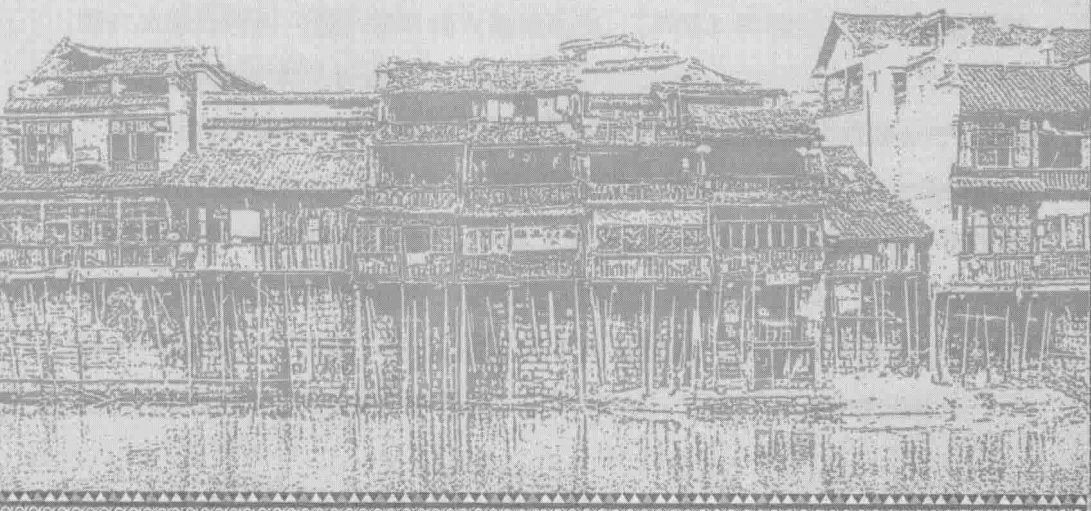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十章	第九章	第八章	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
鸳鸯岩	芦花洲	公羊坪	半阳坡	飞虎洞	穆家峒	两河口	冷水溪	坟屋	苇岸
129	111	095	079	067	053	039	025	013	001



■ 第十九章 过年 · 283	■ 第十八章 背花 · 267	■ 第十七章 仙人洞 · 247	■ 第十六章 明溪 · 229	■ 第十五章 阳雀坡 · 207	■ 第十四章 招魂 · 189	■ 第十三章 乌宿渡 · 175	■ 第十二章 笔架山 · 159	■ 第十一章 卯洞 · 145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一章 苇岸





芦苇返青了，河水唤醒了我，风也唤醒了我。面对这片浩淼的苇荡，我却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在那个夏日的傍晚，我突然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、神秘的，甚至是与生俱来的力量。我发现，这力量来自于河风，也来自于这一河浩淼的苇荡。我感觉，这片浩淼的白河之水就仿佛洋溢在母亲子宫里的羊水，再次穿透了我的生命和记忆……

那年，我六岁。母亲将我怀揣在她的育婴袋里，就像一只刚刚分娩的袋鼠，行走在一条大峡谷间。时值日中，当河风徐徐吹来，我睁开眼帘第一眼望见的就是这片浩淼的苇荡。这苇荡就像大风一样，簌簌地扫荡着我的视野；又像鸟叫声一般，顿时铺天盖地而来。“芦苇！芦苇！”我忽地惊叫起来。好像我天生就认识这种草儿似的。

我记得，那天正是我们举家搬迁的日子。当我望着这片苇荡惊呼之时，母亲将乳头猛地塞进了我的口中，我一阵吸吮，仿佛有一股墨绿的汁液倏地滑过我的舌苔，直穿我的脑门，像是从灵魂深处传来一声深切的呼唤。但这呼唤并未告知我这次搬迁的意义。事实上，这应该算是一次迁徙——后来我才知道——虽然路并不太远，但是心路历程却极为漫长。以至于多年以后，我才发现，这苇草其实就是我的救命稻草，正是它，最初见证了我生命的诞生——

也是这样一个雨晴之日，确切地说是黄昏，母亲正在山坡上放牛。夕阳刚刚西斜，一种痛感忽地袭上了母亲心头，母亲知道自己快要生了，背起一捆苞谷秆便亟亟地往家里赶。当母亲牵着牛犊急匆匆赶到白虎滩时，阵痛开始了。此时，四野无人，舟渡空横，一道血光自天而降，母亲只得丢开背笼，赶紧扯住一把苇草开始使劲地分娩……在一阵挤压与扭曲中，我缓缓地、艰难地滑出了母亲的子宫。母亲挣扎着一口咬断我的脐带，却始终没有听见我呱呱坠地的哭声，她便纳闷起来：“这娃儿难道也遭白虎劫了吗？”

在我们当地，说是年限未满十二岁的小孩，都有可能遭到白虎之劫。

在那个迷蒙的早上，或者说黎明，我最终还是醒了过来。据说是彭梯玛为我驱赶了白虎——将我的魂魄从白虎的口里夺了回来。那已经是三天以后的事了。三天后，当母亲听见我的第一声哭泣时，她的泪水簌簌地掉落在我的脸上，那是母亲给予我的最初的温暖。只是醒来以后，我的样子依旧呆呆的、傻傻的，就像个十足的哈宝。哈宝是我们当地的方言，就是不聪明、愚蠢的意思，汉人叫作傻子。只要一有空闲或者一有时间，我就会把头深深埋进母亲温暖的乳间，含着母亲的奶头死死不放。那样子傻气而贪婪，为此大家都叫我哈宝，顶多在哈宝的前面再加上一个姓氏——田哈宝。这时，母亲就会站出来袒护我，甚至还会骂人家：“你娘生的才是个哈宝哩！”直到那一天，当我遭到雷击之后，我的命运彻底地改变了。

那天，我站在河岸边，望着这一河的芦苇发傻、发呆。苇荡依旧在我眼前不停地摇曳、起伏，我在想象那些与夏天有关的事物，但是除了母亲干瘪的乳房之外，我似乎什么也想象不了。这时，乌云来了，暴风雨来了，一星星、一点点地打在苇叶上、树叶上、竹叶上、芭蕉叶上，弹上弹下，蹦来蹦去，就像一双无形的大手上下拉捻。雷声就是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的。其实，在雷声响起之前，闪现在我眼前的是一道道光芒。那是电光。电光照亮了我的眼睛，同时照亮了峡谷与岸……随即霹雳一声，一个炸雷轰然落地，我便倒下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当我再次睁开眼帘时，只见母亲跪在我的面前哀伤地哭泣着，她眼眶红

肿，声嘶力竭，泪如泉涌……

“总算醒过来了！”父亲抹了一把老泪，禁不住一声哀叹。

从此我开始变了，变得连母亲也认不出我了。有人说我是梦生子（梦游、神游的人），因为我能看见我的前世——我的前世不是人，是一只白虎。奇怪的是，我从未离开过两河口，也从未离开过这苇岸，我的梦却把我带到过很多地方。我看到的事物就像真的一样，当我梦醒后发现，那些事全都是真的。那时的我，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我的梦会这样，我身边的事情会这样。

我还常梦到有人来家里做客。哥哥一开始很不理解，就总是奚落我：“你又不是先知，你晓得个什么啊？”姐姐也一样不无揶揄地说：“就是，肯定是昨晚油灯开花了，要么是火在笑，不然你又晓得个屁呀！”他们这样说也就算了，想不到，连母亲也说我：“你啊你啊，你又瞎说什么呢？又哄你哥哥姐姐开心了不是？”我也不分辩，任他们爱信不信。直到第二天，等家里果真来了客人的时候，他们一个个怔在那里，全都傻了眼。大家似乎怎么也不敢相信，我居然能够未卜先知，而且还有着先见之明！更可气的是，父亲也会阴阳怪气地说我：“老么神神道道、懵懵懂懂的，莫不是被雷打坏了，产生了幻觉？”“你放屁！”母亲当即反驳道，“老么要是被雷打坏了，他难道还晓得天日吗？你看他说天要下雨就要下雨、天要收人就要收人，莫不是个梦生子吧？”这话就传开了，都说田哈宝开了天眼，能看见阴阳两界了，莫不是个梦生子吧？！

那是初夏六月里的一天。一早起来，亮光从瓦蓝瓦蓝的天空中透射而下，透过窗棂照进了屋子里，一地斑驳。我揉了揉惺忪的眼，对母亲说，我梦见了一个小孩，他在阳雀坡，叫我和他一起玩耍哩。母亲以为我在说胡话，父亲却惊呆了，他说：“你小子哪里也不要去，就待在家里。听见了没有？！”

我听见了，却不明白父亲为何要如此担心我，也许是大人们要做阳春（做农活、种庄稼），没有时间来照看我吧。那时候，每个人都有着十分明确

的分工，但最主要的任务是开荒、烧火爨（烧火开荒），以便来年好种洋芋、小米和苞谷。于是每天，当天蒙蒙亮或是东方出现鱼肚白时，父亲就喊大家一起上工了，只留我守家。这一天，大峡谷突然暴热起来，天像要下雨了，灰蒙蒙一片，在河里闷得慌的螃蟹都爬上岸来，张牙舞爪、横七竖八的，一河岸都是。我沿着小径一路抓着，专捡大的抓，一抓一大篓。却不想吃多了，肚子痛起来。我赶紧爬上了山。

那时候，阳雀花差不多谢光了，开始授粉结籽，但大多数花花草草依然在盛开，或零星或一片紧连着一片，可惜我大都叫不出名字。就这样，我循着阳雀花爬上了阳雀坡。那里是一片野地，根本不见一个人影，我就朝着天空高喊。天空很空旷，没有人回应我，我就哭了。我以为自己走丢了，就沿着来路往回找，可我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

我钻进一片苇丛，发现了一个小土堆。哦，不，那不是小土堆，是坟堆。有个小屁孩坐在坟堆上，手里拿着一颗宝塔糖，正嘻嘻地对着我笑。

006 我不认识他，我说：“你在干吗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在等你呀，我给你吃宝塔糖！”我说：“我不认识你啊！”他说：“我认识你啊，你不就是田大年的儿子吗？”我就想了起来，昨天晚上，我梦见的不就是这臭小子吗？我以为自己又在做美梦了，就和他草地上玩耍起来。

那天，父母、哥哥和姐姐是黄昏时分找到我的。他们收工了见我不在家，就沿着白河两岸找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。姐姐想起我早上说过的话，说老么是不是去了阳雀坡？父亲一听惊叫起来，说老么肯定是去了阳雀坡，他肯定是踩到了迷魂草！迷魂草是一种能够迷失人心志的草。那草让我踩着了，我开始迷魂了，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。可把他们吓坏了，他们找到我时，见我有说有笑、又唱又跳的，还以为我失了性，就问我：“老么，你在搞什么呢？”

“我在和小葱子嗨（玩）！”我说。

父亲一听吓青了脸。母亲则问：“是哪个小葱子？”

“小葱子就是小葱子，还有哪个！”我不满地回答。

父亲说：“小葱子就是尚保印的大儿子！”

“这……这怎么可能呢？他不是早死了吗？”母亲的脸给吓青了，她跑过来抱住我，朝地上连呸三声，然后又在我额头上画了个十字，赶紧给我取骇（消除小孩受惊吓的方式）。

我以为自己又闯了祸，怕挨罚，便赶紧捂着肚子一个劲地怪叫：“痛死我了！痛死我了！”母亲又责备我：“你又发什么羊癫疯了？刚才不都好好的嘛，咋就痛死你了？”我说：“我螃蟹子吃多了，狗日的法海在我肚子里面闹，都快痛死我了！”我捂着肚子弓着腰，又一个劲地作呕吐状。他们就羞起我来，说又不是白娘子，法海为什么要找你闹？是不是你想婆娘快想疯了？我一下子恼羞起来，就直呼他们的名字：“田大年、穆兰芝、田开明、田荷花，你们不是人！痛死我了你们还笑？！”

哥哥走上前，朝地上重重地吐了口唾沫，说：“你个花脚猫还好意思说，为了找你一个，今天夜饭都没得人煮，让你去喝西北风！”

我说：“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这怪不得我！”

哥哥说：“你找不到路了，那是活该！谁叫你个花脚猫乱跑？”

母亲说：“你那是踩到迷魂草了！哈宝！”

“迷魂草？”我一下子来了劲，“什么是迷魂草？”

“迷魂草就是把你的魂给迷住了的草！”哥哥一脸不屑地抢先回答。

“我就要踩！我就要踩！”那时候，我觉得踩着迷魂草太好玩了，我就可以见到小葱子，我就不再孤单了。想不到，姐姐这时也走上来揶揄道：“你一定是个梦生子，要不然你又咋会走到这里呢？这可是个鬼窝窝！你个小屁孩，胆子也太大了！”

“我不是梦生子，你才是！”我横斜着眼，都快气疯了。

“我要是就好了！我也变成个哈宝了！”姐姐冲我做了个鬼脸，又是一阵讥笑。

“田荷花，你不要惹老子！小心老子几时要了你狗命！”我厉声喊道。

“你敢！”姐姐扬起手，想落下又不敢落下。母亲将我嘴巴倏地捂住，

一阵呵斥：“你哪里像个人呢？她是你姐姐，你也敢这样胡说？”骂完，就将我扯回了家。

那时候，暴雨一下，蝉声就消失了，白色鸟也跟着一块儿消失了。我眼前就只剩下这些摇摇曳曳、起起伏伏的芦苇，当然，还有一片朦胧的烟雨，也在我眼前起伏着、摇曳着。马灯点上了，屋子里一下子亮堂起来，世界就不再是我的了。因为雨水一下，我再出不得门，夜幕又将我严实地包裹起来，我的耳鼓便充满了风声、雨声和叫骂声。

父母则忙开了。他们开始烧香点烛，让我一个人在堂屋的神龛前老实地跪着。面对神龛，父亲手执告子（祈祷时用的一种木质工具）“天灵灵、地灵灵”的念叨一阵之后，便给我取签。第二天，父亲又将我带去了那片苇丛，在小葱子的坟前点香、烧纸、焚烛。父亲说：“哪里来的冤孽哪里去！莫在人间再惹祸了！”我听不懂，只说：“小葱子，你走吧，我今后再不能和你一起嗨了！”说完，我望见了一阵烟雾，轻盈地升上天空……

008



自从人们知道我是个梦生子后，我发现他们看我的眼光一度变冷了，于是，我的世界备感寂寞与孤独。那天，母亲说，还是把老幺拜寄给一块石头吧。说是人的名字越贱这人越是好养，至少生命中不会缺少五行。

那块石头就耸立在白河与明溪交汇的那条小溪的岸边，被河风吹拂着的苇丛紧紧地包裹着，就像一尊雕像，威武庄严。有人说那是将军石，但我知道，父母让我拜寄给石头，并不是想让我日后成为什么将军，只是为了好养。



就这样，父亲选取了一个黄道吉日，便带我们去了。那天一早，河风就起了，风从峡谷一路悠扬地将我们吹拂到码头上。这是白河边上最常见的小码头，大凡走水路从明溪到两河口都要在这里上船。从这个码头上，正好望得见那根高耸的石柱。

母亲将我放下。父亲先是以一种无比虔诚的姿态朝那根石柱三鞠躬、三跪拜，然后去点香、烧纸、焚烛。我不知道父亲为何要选中这块石头，它并不像块灵石，但在我父母眼里，它却能给我带来无边的福佑——它就是我的寄爷——我的保护神与护身符。对于我们平头百姓来说，这已经足够了。

于是我跪着，在母亲的指点下，朝着河对岸的石柱虔诚地拜了三拜。那石柱屹立着，风从石头的缝隙间穿过，如芦笛般发出呜呜呜的声响，就仿佛石头的回应。那石头一回应，它就成了我的寄爷。母亲叫我喊三声干爹，我便喊了三声。但是干爹没回应，回应我的依旧是那些穿越石头的呜呜的风声。

风以一副旁观者的姿态掠过我的头顶，宣泄一河的激情，继而呼啸着灌进我父亲的喉咙，再从父亲的喉咙里鼓荡出来，形成了几片“哦嗬”之声。在这声浪的激扬之下，一群白白的大鸟从芦苇荡深处飞起来，白茫茫一片，在天地间悠悠地起伏着，嘎嘎而鸣，仿佛在歌唱，很是深情。这时，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，一阵“哦嗬”，一群白色的大鸟又幽灵般展翅踏浪飞向前方。前方就是白鹤潭，鸟儿们升起来的地方。

父亲说：“你小子今后就叫岩头。”

“岩头？”我觉得好奇。

“叫岩宝！”哥哥说，“这样子叫好听！”

“反正都一个意思，岩头岩宝都是你！”父亲一锤定音。

之后，我的称呼就变了。但无论大家怎么叫，只要不叫我“哈宝”或者“哈宝卵”，我都会爽快地答应。母亲最先深情地叫了我一声，我爽快地答应了，但我觉得很害羞，便飞快地扑过去，将头深深地埋进母亲温暖的怀中，一口含住母亲干涩的奶头。谁知猛地一吸，入口的不是乳汁，而是一口又麻

又辣的味道。我哭着骂起来：“是哪个使怪，他不得好死！”

母亲也不恼，只是捂着嘴，笑问道：“感觉出来了么？是啥味道？”

我说：“辣死我、麻死我了！”

姐姐站在一旁，捂着嘴咯咯地笑起来。我恼羞成怒，跑过去，拉住她的手就是一口。姐姐立马惊叫起来：“你个岩宝脑壳，你是个狗子呀，连我也咬！”她唰地一下抽开手，手腕上立马起了几个牙印子。

“羞！羞！羞！”哥哥在一旁羞我，一副幸灾乐祸、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。我捡起一颗石子朝他扔去，哥哥一闪躲开了。我又骂：“你们糊弄我都不得好死！”

“好！你要骂，晚上你就不要跟老子睡觉！”哥哥绿着眼，指着我的鼻子威胁道。

我这才明白，原来是父亲使的雀宝（使怪），他不想让我再跟母亲睡，一早便在母亲的奶头上抹上了辣椒和花椒粉，试图让我望而生畏。姐姐也一样，说我脏死了，也不肯让我再跟她睡。我只好去跟哥哥睡。只是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无法入眠，因为不挨着母亲我就无法入睡。但那时无论我如何吵闹，大家都不肯理睬。我的世界从此颠倒过来，白天就变成了夜晚，夜晚就变成了白天。我变成个十足的夜猫子。

每当风和日丽、夜幕降临之际，我和哥哥就会跟着父亲下河去砍鱼。父亲有一把带缺口的剑，长有两尺余，不知从哪儿搞来的，如今也派上了用场。其实父亲在大河里还围有鱼濠（在河里捕鱼围的竹竿），下水鱼一到夜里就飘滩，一飘滩就成了我们的俘虏。天刚透亮，父亲就会早起去取鱼——大多是白漂子、红鱼和岩花鱼，有时候也有鲢胡子、桃花鱼，甚至团鱼。但是一涨洪水，鱼濠老是被冲塌，围起来很是不方便，父亲怕麻烦，就老是问我今天天气如何啊，看能不能再晴上几天？要是下雨的话，他就不去整修鱼濠了。

我第一次下河，是跟父亲和哥哥去的小河。小河里水浅，沙滩多，鱼儿最喜欢在浅滩上飘滩了。但是小河的水冷，叫冷水溪，冷得浸骨，要是浸久

了，骨头还会丝丝直冒寒烟。刚开始，父亲不肯带我，怕冻坏了我下不得夕（无法交差），我就哭闹、打滚，非去不可。父亲没办法，苦笑一声，只好答应带着我去。那样的夜晚温馨、闲适而又愉快。父亲走在前面，一手提着亮、一手拿着剑，见到鱼飘滩就砍，一砍一个准。鱼儿翻了白，有的被砍成了两节，即便头尾分开了，却都还连着肉丝丝、冒着血泡泡。

哥哥走在中间，背着背笼，一手提捞筢，一手去取鱼，随手一摔，那鱼儿就摔进了背笼里。他后脑壳就像长得有眼睛，每每准确无误，大都没有我捡鱼的份儿。有时候湍流太急了，或是水把鱼儿冲走了，哥哥就会让我去追，要是我追赶不上，哥哥就会取笑我，说我没用，还没鱼跑得快呢，怎么得了？哥哥总是拿我开心，开我玩笑。有一次，我淘气，像狗儿一样乱蹿、乱跑，父亲一剑劈下来，正好劈在我的脚背上，鲜血“哗”的冒出来，只差见骨！回到家里，母亲就骂开了，说你爷儿俩前世有什么仇啊？眼睛都瞎啦？什么地方不砍就专指到脚背上砍？！

我的伤是一个月以后才好的。那时我无聊之极，但只要是晴天，我几乎都会坐在河岸边，望芦苇、望飞鸟，当然也望河水、望流萤，还望蜻蜓和蝴蝶，还有水中的游鱼以及山、树和云的倒影。我觉得自己离天很近，离地很远，我总是在想那些连大人们都不敢想象的事情。甚至在夜里，也不管有没有星星和月亮，有没有夜鸟和蛙鸣，但凡有虫声或萤火，我都会站在河岸边，望向那远山的轮廓，伴随流水声，静静地聆听天地间的声响。我发现，只有夏蝉是我最要好的伙伴，无论我在哪里，无论我在想些什么，它们都会“知了知了”的随声应和，仿佛最懂我的心。

有一天，我说我看见先人了，父亲就瞪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莫要讲鬼话，小心老子揍你！”哥哥也凑和声（附和）说：“就是，又瞎说了讨打不是？”只有母亲抱着我的头，大骂父亲和哥哥：“你两个背时砍脑壳的，老么的魂魄都让白虎摄走了，你们还这么作践他啊？你们还都是人吗？良心都让狗吃啦？”我说，我真的看见我的前世了，我的前世不是人，是一只白虎哩！母亲又啐了我一口，说：“你又瞎说什么呢？滚一边去！”

可是，我没有瞎说，真的没有瞎说。那时候，我只对河岸边的芦苇和树叶、竹子、鸟、蝉、蜻蜓以及倒影感兴趣，我有话只对它们说。与此同时，我还会摘下一片苇叶或者一片树叶，轻轻地吹奏。我喜欢吹木叶。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呼唤什么！风儿也知道，可是风儿不说。只有芦苇点了点头，还带来了一阵鸟叫声。

